

曾经有一首非常奇特的诗，记不清是谁写的，但一直记在心里，因为它太容易记了。诗的题目是：生活，而诗文仅一个字：网。

当时，一些诗人非诗人、诗评家非诗评家，对于《生活》，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其焦点是“这能不能算是诗”。我之于诗一直是很迟钝的，诗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高度融合，当以形象思维入之，而以抽象思维出之，方解诗心，曾经照此努力，终究难至其境。故而，我不可能从诗论的角度剖析《生活》，但我倒是认为它有意象。

大家不妨想想，我们每个人，不管营生如何，也不管地位高低，谁又能游离于生活之外呢？油盐酱醋柴米茶，还有来与往、情与仇、爱与恨、亲与疏、取与舍、夺与予，等等等等，织成了一张大而密的网。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张网死死地网住。这个“网”，道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和诸多无聊无奈。当然，也有人企图挣脱罗网、跳出红尘、超然物外，但无不以失败告终，至多是“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照样被生活左右得团团转，照样活在生活的网里。

诗人的“网”，是想象，是比喻，是以形象之实归结出抽象之理。但生活终究不是“网”，那时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网”。

诗人当初可能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的生活中还真的有了网，有了一张看不见、摸不着，而已然存在的网。

这就是网络，就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这张网很大，用无边无际形容绝不过分，不仅覆盖地球的角色落落，而且外星球也可连结。这张网很密，每个阶层、每个社区、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是这个网上的结点。这个网的功能很强，不仅能捕捉到林林总总的信息，而且负载着万万千的内容——正面的与负面的、积极的与消极的、美好的与丑恶的、有用的与无用的，总之，是包罗万千，无所不有。

前天，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谈到汪曾祺文中曾写到的“鹅”。有人问，怎么写。有人回答，四

网

□ 蒙龙

个又一个鸟。又有人问，怎么读。有人说，高邮话会读，至于标准读音说不准。于是，席中一人掏出手机，当场搜索，一会儿，字形字音字义都出来了。这就是网络的作用。还有一次，我们乘大巴外出，我坐在司机身后，最高时速一百码，我说，车少的路段，可以快些。司机说，不行，一快，家里就知道了，就会提示你减速。试了一下，果然电子狗上现出“请减速慢行”的提示信息，如果不是网络的应用，这是不可思议的。

网络真的让我们做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然而，对于网络，有人欢喜有人愁。如果不是网络，“我爸是李刚”，就不会疯传天下；如果不是网络，陕西“表哥”的名表就不能让世人知晓。有一位母亲痛心地说，网络真是害死人，如果不是网络，我儿子就不会迷上网上游戏，而无心学习，最后走上绝路，我恨不得把网吧烧了。

网络让一些人获益无穷，网络让一些人出尽洋相，网络也让一些人遗恨终生。有人利用网替天行道，有人利用网丧尽天良；有人利用网丰富自己，有人利用网诋毁他人。如此等等都不足以用好或坏，对网络进行评判，正如人参虽好吃多了适得其反，砒霜虽毒可以入药一样，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是双刃剑，用之得当必利，用之不当则害。

我们不必回避网络，信息时代回避网络，就必然自闭，就会与生活、社会隔绝。更不必谈网色变，特别是少数公众人物，面对媒体，面对网络，总不那么自在，甚至抖抖索索，言不知何出，计不知何来，生愁言行不当而被网缠住，这又何必呢？与媒体沟通，与网络交流，只要说真话，道实情，媒体和网络就会产生正能量，殊不知，郭明义、吴斌、张丽莉，这些新时代最美的人，也是通过网络传扬开来的。

身处网络时代，唯一的办法是懂网、识网，学会科学地用网，而不是其它。

兰考时不幸遭遇车祸，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在料理后事前，忍着巨大悲痛毅然和家人先赶回武汉黄陂，在腊月廿九将筹集的33.6万元，全部发到60多位农民工手中，代哥哥完成了在大年三十前结清农民工工钱的遗愿。在孙水林兄弟的心里，讲诚信、守诚信就是他们心里的平衡点。

平衡点是承诺、是目标、是心灵愉悦的契合点。它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泡沫烟花、不是海市蜃楼；是实实在在的追求，是全心全意的努力和打造。平衡点必须符合道德规范、符合法律法规，如果偏离了人类应该遵循的规则，这样的平衡点往往害人害己。

前几天，看到报上一则新闻，某位交通局长贪污受贿三百多万元，最后锒铛入狱。一位姓张的老板，有了钱，在外包养情妇，在一次与妻子的争吵中，失手把妻子掐死，最后成为阶下囚。一位是把索取不义之财当成一种快乐，一位是把经营婚外情当成一种幸福。他们获得的心理平衡点逾越了人的道德底线、违背法律法规，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大千世界的万千变化，人的平衡点也在不断地变化。千变万化不如一句话：用诚信去做事，用道义去获取，用常心去追求，让平衡点成为生活中永恒的幸福。

记得那年我八岁整，刚读小学二年级，在村里一位老者的再三说服下，母亲才同意我进村里戏班子学唱戏。论年龄我在戏班里最小，论资历也是最浅，演技因为才进门就更加谈不上。母亲怕我年龄小跟着别人后面学唱戏吃亏，无人带无人教，就想跟戏班子相关人打打招呼，同时也表达心意，于是她专门为我学唱戏在家里办了一桌酒。

其实那年代的人纯朴、古板、正统、规矩、善待他人，人与人之间没有防备心理，不需要花钱搞感情投入，就会有人主动把手不不厌其烦地教你，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只要你勤奋、肯学、多吃苦、多问，没有人保守才艺，就像老师教学生学文化知识一样，巴不得把所有的知识全倒出来教给学生，就看你用不用功。

请客那天，母亲没有安排家人坐桌陪同，因来了八位。来者有点不过意，再三把我拖上桌，连我算上正好一桌带个拐。晚饭吃完后，客人们离去，我趴在桌子上，在时明时暗的微弱罩子灯下做功课，哥哥在编织芦苇箔子，妹妹躺在洗澡桶里睡着了，父亲在修补鱼网，编织草鞋，母亲洗完锅碗瓢勺，解下围布，端着一板凳悄悄地坐在我身旁，好像有话要对我说。她看到我写作业很投入，怕打乱我的思绪，一直静静地坐着等我把手搁下，她才叫我两声，摸着我的头说道：“小二瘦子，今晚你看到了，妈妈把戏班子男女主角和负责人都请来了，为儿女学本领，妈妈舍得花钱，从今后就看你本领大小了，妈妈不是图你进戏班子为家里挣多少工分，年底拿几块余粮钱回家，而是让你跟着长辈、师傅后头学点本事，学着做人，增加增加做人的道理和社会经验，同时也让你出去闯闯，俗话说‘家院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本事是练不出来的。”母亲的一席话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句句铭记在我的心坎上。母亲说完，我便问她：“今晚一桌饭菜要用多少钱？”母亲朝我笑答道：“不多，为儿女妈妈舍得，除了家里养的（家禽），地里种的（蔬菜），河里捕的（鱼），树上挂的（瓜豆），一共用去一元六角二分。”“这么多啊？再添点钱抵我一年的书杂费了。”

自从我进了戏班子，母亲以我为荣，逢人必讲，见人就夸。母亲跟哥哥姐妹们讲，他（指我）要登台表演的，是面向群众的，不能穿得破衣烂裳的像要饭花子，如果那样，我们一家人脸上也不光彩，以后给他添点新衣服，你们不要眼红看

舍得

□ 张纯玉

不得，也不要说我偏心哪一个，你们都是我肚里剥出来的，手面手心都是肉。

母亲心想儿子已进入戏班子了，尽管是业余的，也该给他武装武装了。她听村里人讲，村里供销社昨天下午，从临泽街上进了一批货回来，有火油、火柴、洋碱、食碱、食盐、酱油、“无计划”布匹和一批小日杂货，其中还有刷牙用的牙粉。牙粉四分钱一盒，母亲为了抢先买一盒回来给我用，打算从家鸡窝里找两只鸡蛋去兑换，谁料那天我们家几只老母鸡都罢工了，没有按时下蛋，这可急坏了母亲，据说这次牙粉数量有限，当时又是紧俏商品。母亲摸摸身上所有口袋无分文，就在心急如焚时，家里两只芦花老母鸡东张西望，悠悠地钻过家大门下一个猫洞，往屋内鸡窝里走去。母亲看到有门，喜出望外。她轻手轻脚，蹲候在鸡窝一旁观望着，足足要有半个钟头，两只老母鸡叫了几声离去。母亲迫不及待地地从鸡窝里捧出两只热乎乎的鸡蛋，直奔供销社，并与营业员协商兑换那盒“朝阳”牌牙粉。

自打那盒牙粉进门，母亲与我们兄妹几个约定，除了我不受限制，哥哥妹妹们少用省着用，他们用之前，要先把牙粉放入水里溶解，用溶解后的牙粉水刷牙。在经济十分贫乏的年代，人们刷牙普遍都用河水、食盐水来代替现在的牙膏，我们家也不例外，父亲常把买回家的大块食盐压成碎粉供我们刷牙用。

母亲为我确实舍得投入，为了让我上台表演穿得体面些，根据不同季节给我添上件把衣服，尽管是“无计划”的，不值钱，毕竟是新的无补丁。我永远记得，自打我进戏班子，母亲没有添一件新衣裳，她冬天穿在身上的那件破棉袄，没有十年，少说也有七年八年了，里外打了无数个补丁，遮体不御寒。她为了我，舍得把家里喂养的两只老鹅卖了一只，花两块四角钱给我买那双白色球鞋。她说跳小节目时，穿在脚上轻便双脚，又吸引观众眼球。我本应脚穿28码的，母亲买了一双大一号的29码，说我正长身体，来年还可以穿得上。就因穿了那双白色球鞋，村里戏班子姐妹们，每逢负责人安排排练节目时，都喜欢拉着我做搭档。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对儿女的那种舍得，不正是母爱的体现吗！“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母亲用她那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她对子女的无私与关爱，而我也已将这种情感深深铭刻在脑海里，常常回忆，也常常思念。

平衡点

□ 王三宝

在一家服装店，我看中一款衣服便与店主聊起来。“这件衣服多少钱一件？”“一千元。”“你出价太高，四百元行吗？”“这位兄弟，四百元我拿都拿不到。给你八百怎么样？”“八百，太贵了，四百八，卖不卖？不卖我就走了。”

说罢，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径直朝门外走去。“小兄弟，亏本卖给你，六百。”“我在网上只要四百就能买到，给你四百八算可以了。”

我边说边往外走，刚走到门外，传来店主的声音：“兄弟，今天和你交个朋友，四百八卖给你。”

于是我们成交了。我想用很少的钱买到称心的东西，店主想卖出好价钱，我们的想法天经地义。我们之所以成交是因为我们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四百八”这个双方都认可的数字。我认为花这点钱买这件衣服值；店主认为少赚一点比不赚好。

现实生活中，为人做事，似乎都在寻求和维护类似的平衡点。两千多年前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早就渗透这样的理念。人找不到平衡点心理就会失衡，一旦失衡往往会产生隔阂和矛盾。我的一位朋友，他的妻子基本不做家务，家务活全被朋友包了。在朋友的心里感觉做家务并不累，只要妻子快乐他就快乐。对朋友而言妻子的快乐就是他心中的平衡点。而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与之反之，他认为做家务是妻子应该做的，即使他做了家务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夫妻间常因做家务而争吵，家里流动不和谐的音符，久而久之影响夫妻感情。究其原因他们是之间没有找到达成的平衡点。在亲友的劝说、调解下，他们终于达成共识，那就是：谁有时间谁做，互相体谅和关爱。

平衡点是一种认同、一种共识、一种心理慰藉，是人与人之间开放的和谐之花。有时为了寻求平衡点，要花很大代价。孙水林、孙东林的爱心接力让人动容。2010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哥哥孙水林为了抢在大雪封路前给回家的农民工送工钱，带着筹集到的二十多万元与家人一起，从天津连夜赶回武汉黄陂，因路面结冰途经

常言道：“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做豆腐，算是我家祖传的一门手艺，直至如今提到“史豆子豆腐”，乡邻们仍津津乐道，在四乡八村还小有名气。谈及磨豆腐，又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勾起对我而去十八年的老父亲的深切怀念。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高达六尺，腰圆臂粗，身体十分硬朗，饱经沧桑的脸上虽然刻满了皱纹，但脸色红润，深邃的双眼炯炯有神。他声若洪钟，脚下生风，精气神很好。他为人厚道、做事爽快、直言快语，是典型的庄稼汉子。父亲有一副好嗓子，小时候常听到他唱五句半秧歌、踩车锣鼓、拉犁号子、挑秧号子，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唱这些原生态的口头相传的民歌民谣，张口就来，滔滔不绝。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是老父亲有一手磨豆腐绝活，就靠豆腐能养家糊口，使我们兄妹五个度过“五两六钱”年代最困难时期，也使我家在改革开放后能发家致富，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滋润和惬意。

说到父亲做豆腐，还有一些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父亲从小受爷爷影响，学会做豆腐的手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靠做豆腐维系全家艰辛的生活。一九四四年春的一天午后，驻扎在临泽镇据点的岳岳飞（俗称岳秃子）带着一帮日伪军，开着“汽油艇”下乡到董家潭扫荡。日伪军十多人进村后，烧杀抢掠。当时父亲正在为庄上一户准备办喜事的人家加工豆腐，日伪军途经我家门前时，不问三七二十一，用枪托顶着父亲把两桶豆腐加几斤百叶替他们挑走，顺手还把我家猪圈里两头圆滚滚的肥猪赶走。当时，年轻气盛的父亲不依，一个日本鬼子抓一块豆腐砸在我父亲脸上，另一个伪军还用枪托打了我父亲几下，无奈之下眼睁睁看着豆腐百叶加两头肥猪被日伪军抢走。后来父亲为体现庄户人诚信，倒赔了加工户十几斤黄豆。

父亲在“十年浩劫”、“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被逼歇业了

磨豆腐

□ 史德元

水随磨盘流入缸中。吱吱吱吱的拉磨声，至今记忆犹新。父亲是个不怕吃苦的人，做豆腐从磨浆、吊浆、烧浆、点卤到浇百叶、划豆腐、压榨等一气呵成，技艺显得十分娴熟、老道。做出的豆制品口感细腻，剩下的豆腐渣喂牲口。直至清晨，父亲除留些豆腐、百叶在家里应门市，其余的都要出担子转东庄、走西庄去卖，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从不间断。记得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头两年，还帮父亲一起磨过豆腐、卖过豆腐，从中体会到了父亲做豆腐的艰辛劳苦，更感觉到父亲的不易和伟大。

一九九四年农历正月十六，那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春节前后，是农家做豆腐的繁忙时段，也是生意的黄金季节。日夜忙于做豆腐，还要挑担子到邻近村庄卖豆腐的老父亲，一直辛辛苦碌到正月十五，终因积劳成疾，感觉到体力不支、身体疼痛。于是，正月十六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膀胱癌晚期，刹时，一家人如晴天霹雳，惊诧、难过、痛惜。身患重病的老父亲却十分坦然、从容，看到儿孙绕膝、家和日兴，受疾病折磨的脸上仍露出一丝笑容。当年的农历四月十八，饱受三个多月病痛煎熬的老父亲，能经得起榔头夯三下的老父亲，永远离我而去了，享年七十二岁。每当想起慈祥、善良、勤劳、朴实的老父亲，我总情不自禁地鼻子发酸、眼眶噙泪。

父亲是个大老粗、庄稼汉、手艺人，一辈子与世无争、勤俭持家、淡定生活、宽厚待人，他用父爱呵护儿女，用勤快赚钱养家，用言行教人做事。直到如今，父亲磨豆腐用的石磨、磨担等还保存着，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漫天大雪落村野
遍地白成一张纸
唯有背风港的池塘
是大地睁着的眼睛

雪中佳景

□ 徐桂福

倾斜在池塘旁的柳树
像一位老约翁

伸向池塘中
一只狼狗狂吠着
惊起一对野鸭
飞向高空
就像在白纸上
画了一道雪中佳景

文 游 基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